

# 列女传

## 卷之一 母仪传

### 有虞二妃

有虞二妃者，帝尧之二女也。长娥皇，次女英。舜父顽母嚚。父号瞽叟，弟曰象，敖游于嫫，舜能谐柔之，承事瞽叟以孝。母憎舜而爱象，舜犹内治，靡有奸意。四岳荐之于尧，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厥内。二女承事舜于畎亩之中，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骄盈怠嫚，犹谦谦恭俭，思尽妇道。瞽叟与象谋杀舜。使涂廩，舜归告二女曰：“父母使我涂廩，我其往。”二女曰：“往哉！”舜既治廩，乃捐阶，瞽叟焚廩，舜往飞出。象复与父母谋，使舜浚井。舜乃告二女，二女曰：“俞，往哉！”舜往浚井，格其出入，从掩，舜潜出。时既不能杀舜，瞽叟又速舜饮酒，醉将杀之，舜告二女，二女乃与舜药浴汪，遂往，舜终日饮酒不醉。舜之女弟系怜之，与二嫂谐。父母欲杀舜，舜犹不怨，怒之不已。舜往于田号泣，日呼旻天，呼父母。惟害若兹，思慕不已。不怨其弟，笃厚不怠。既纳于百揆，宾于四门，选于林木，入于大麓，尧试之百方，每事常谋于二女。舜既嗣位，升为天子，娥皇为后，女英为妃。封象于有庈，事瞽叟犹若初焉。天下称二妃聪明贞仁。舜陟方，死于苍梧，号曰重华。二妃死于江湘之间，俗谓之湘君。君子曰：“二妃德纯而行笃。诗云：“不显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元始二妃，帝尧之女，嫔列有虞，承舜于下，以尊事卑，终能劳苦，瞽叟和宁，卒享福祐。

### 弃母姜嫄

弃母姜嫄者，郤侯之女也。当尧之时，行见巨人迹，好而履之，归而有娠，浸以益大，心怪恶之，卜筮禋祀，以求无子，终生子。以为不祥而弃之隘巷，牛羊避而不践。乃送之平林之中，后伐平林者咸荐之覆之。乃取置寒冰之上，飞鸟伛翼之。姜嫄以为异，乃收以归。

因命曰弃。姜嫄之性，清静专一，好种稼穡。及弃长，而教之种树桑麻。弃之性明而仁，能育其教，卒致其名。尧使弃居稷官，更国郤地，遂封弃于郤，号曰后稷。及尧崩，舜即位，乃命之曰：“弃！黎民阻饥，汝居稷，播时百谷。”其后世世居稷，至周文武而兴为天子。

君子谓姜嫄静而有化。诗云：“赫赫姜嫄，其德不回，上帝是依。”又曰：“思文后稷，克配彼天，立我烝民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弃母姜嫄，清静专一，履迹而孕，惧弃于野，鸟兽覆翼，乃复收恤，卒为帝佐，母道既毕。

### 契母简狄

契母简狄者，有娥氏之长女也。当尧之时，与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。有玄鸟衔卵，过而坠之。五色甚好，简狄与其妹娣竞往取之。简狄得而含之，误而吞之，遂生契焉。简狄性好人事之治，上知天文，乐于施惠。及契长，而教之理顺之序。契之性聪明而仁，能育其教，卒致其名。尧使为司徒，封之于亳。及尧崩，舜即位，乃敕之曰：“契！百姓不亲，五品不逊，汝作司徒，而敬敷五教在宽。”其后世世居亳，至殷汤兴为天子。君子谓简狄仁而有礼。诗云：“有娥方将，立子生商。又曰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契母简狄，敦仁励翼，吞卵产子，遂自修饰，教以事理，推恩有德，契为帝辅，盖母有力。

#### 启母涂山

启母者，涂山氏长女也。夏禹娶以为妃。既生启，辛壬癸甲，启呱呱泣，禹去而治水，惟荒度土功，三过其家，不入其门。涂山独明教训，而致其化焉。及启长，化其德而从其教，卒致令名。禹为天子，而启为嗣，持禹之功而不殒。君子谓涂山强于教诲。诗云：“厘尔士女，从以孙子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启母涂山，维配帝禹，辛壬癸甲，禹往敷土，启呱呱泣，母独论序，教训以善，卒继其父。

#### 汤妃有

汤妃有 者，有妊氏之女也。殷汤娶以为妃，生仲壬外丙，亦明教训，致其功。有妊之妃汤也，统领九嫔，后宫有序，咸无妒媚逆理之人，卒致王功。君子谓妃明而有序。诗云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，其有 之谓也。

颂曰：汤妃有 ，质行聪明，媵从伊尹，自夏适殷，勤惠治中，九嫔有行，化训内外，亦无愆殃。

#### 周室三母

三母者，大姜、大任、大妣。大姜者，王季之母，有台氏之女。大王娶以为妃。生大伯、仲雍、王季。贞顺率导，靡有过失。大王谋事迁徙，必与。大姜。君子谓大姜广于德教。大任者，文王之母，挚任氏中女也。王季娶为妃。大任之性，端一诚庄，惟德之行。及其有娠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口不出敖言，能以胎教。洩于豕牢，而生文王。文王生而明圣，大任教之，以一而识百，卒为周宗。君子谓大任为能胎教。古者妇人妊子，寝不侧，坐不边，立不跣，不食邪味，割不正不食，席不正不坐，目不视于邪色，耳不听于淫声。夜则令瞽诵诗，道正事。如此，则生子形容端正，才德必过人矣。故妊子之时，必慎所感。感于善则善，感于恶则恶。人生而肖万物者，皆其母感于物，故形音肖之。文王母可谓知肖化矣。大妣者，武王之母，禹后有莘妣氏之女。仁而明道。文王嘉之，亲迎于渭，造舟为梁。及入，大妣思媚大姜、大任，旦夕勤劳，以进妇道。大妣号曰文母，文王治外，文母治内。大妣生十男：长伯邑考、次武王发、次周公旦、次管叔鲜、次蔡叔度、次曹叔振铎、次霍叔武、次成叔处、次康叔封、次聃季载。大妣教诲十子，自少及长，未尝见邪僻之事。

及其长，文王继而教之，卒成武王周公之德。君子谓大妣仁明而有德。诗曰：“大邦有子，倪天之妹，文定厥祥，亲迎于渭，造舟为梁，不显其光。”又曰：“大妣嗣徽音，则百斯男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周室三母，大姜任妣，文武之兴，盖由斯起。大妣最贤，号曰文母。三姑之德，亦甚大矣！

#### 卫姑定姜

卫姑定姜者，卫定公之夫人，公子之母也。公子既娶而死，其妇无子，毕三年之丧，定姜归其妇，自送之，至于野。恩爱哀思，悲心感恻，立而望之，挥泣垂涕。乃赋诗曰：“燕燕于飞，差池其羽，之子于归，远送于野，瞻望不及，泣涕如雨。”送去归泣而望之。又作诗曰：“先君之思，以畜寡人。”君子谓定姜为慈姑过而之厚。定公恶孙林父，孙林父奔晋。晋侯使郤犇为请

还，定公欲辞，定姜曰：“不可，是先君宗卿之嗣也。大国又以为请，而弗许，将亡。虽恶之，不犹愈于亡乎！君其忍之。夫安民而宥宗卿，不亦可乎！”定公遂复之。君子谓定姜能远患难。诗曰：“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”此之谓也。定公卒，立敬嬖之子衎为君，是为献公。献公居丧而慢。定姜既哭而息，见献公之不哀也，不内食饮，叹曰：“是将败卫国，必先害善人，天祸卫国也！夫吾不获鱄也使主社稷。”大夫闻之皆惧。

孙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卫。鱄者，献公弟子鲜也。贤，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。后献公暴虐，慢侮定姜。卒见逐走，出亡至境，使祝宗告亡，且告无罪于庙。定姜曰：“不可。若令无神，不可诬。有罪，若何告无罪也。且公之行，舍大臣而与小臣谋，一罪也。先君有卫卿以为师保，而蔑之，二罪也。余以巾栉事先君，而暴妾使余，三罪也。告亡而已，无告无罪。其后赖鱄力，献公复得反国。君子谓定姜能以辞教。诗云：“我言惟服。”此之谓也。

郑皇耳率师侵卫，孙文子卜追之，献兆于定姜曰：“兆如山林，有夫出征而丧其雄。”定姜曰：“征者丧雄，御寇之利也。大夫图之。”卫人追之，获皇耳于犬丘。君子谓定姜达于事情。诗云：“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卫姑定姜，送妇作诗，恩爱慈惠，泣而望之。数谏献公，得其罪尤。聪明远识，丽于文辞。

#### 齐女傅母

傅母者，齐女之傅母也。女为卫庄公夫人，号曰庄姜。姜交好。始往，操行衰惰，有冶容之行，淫泆之心。傅母见其妇道不正，谕之云：“子之家，世世尊荣，当为民法则。子之质，聪达于事，当为人表式。仪貌壮丽，不可不自修整。衣锦絺裳，饰在舆马，是不贵德也。”乃作诗曰：“硕人其硕，衣锦絺衣，齐侯之子，卫侯之妻，东宫之妹，邢侯之姨，谭公维私。”砥厉女之心以高节，以为人君之子弟，为国君之夫人，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。女遂感而自修。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。庄姜者，东宫得臣之妹也。无子。姆戴妫之子桓公，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。有宠，骄而好兵，庄公弗禁。后州吁果杀桓公。诗曰：“毋教猱升木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齐女傅母，防女未然，称列先祖，莫不尊荣，作诗明指，使无辱先，庄姜姆妹，卒能修身。

#### 鲁季敬姜

鲁季敬姜者，莒女也。号戴己。鲁大夫公父穆伯之妻，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。

博达知礼。穆伯先死，敬姜守养。文伯出学而还归，敬姜侧目而盼之。见其友上堂，从后阶降而却行，奉剑而正履，若事父兄。文伯自以为成人矣。敬姜召而数之曰：“昔者武王罢朝，而结丝绝，左右顾无可使结之者，俯而自申之，故能成王道。桓公坐友三人，谏臣五人，日举过者三十人，故能成伯业。周公一食而三吐哺，一沐而三握发，所执贄而见于穷闾隘巷者七十余人，故能存周室。彼二圣一贤者，皆霸王之君也，而下人如此。其所与游者，皆过己者也。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。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，所与游者，皆为服役。子之不益，亦以明矣。”文伯乃谢罪。于是乃择严师贤友而事之。所与游处者皆黄耄倪齿也，文伯引衽攘卷而亲馈之。敬姜曰：“子成人矣。”君子谓敬姜备于教化。诗云：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”此之谓也。文伯相鲁。

敬姜谓之曰：“吾语汝，治国之要，尽在经矣。夫幅者，所以正曲枉也，不可不强，故幅可以为将。画者，所以均不均、服不服也，故画可以为正。

物者，所以治芜与莫也，故物可以为都大夫。持交而不失，出入不绝者，捆也。捆可以为大行人也。推而往，引而来者，综也。综可以为关内之师。主多少之数者，均也。均可以为内史。服重任，行远道，正直而固者，轴也。轴可以为相。舒而无穷者，摘也。摘可以为三公。”文伯再拜受教。文伯退朝，朝敬姜，敬姜方绩。文伯曰：“以歆之家，而主犹绩，惧干季孙之怒，其以歆为不能事主乎！”敬姜叹曰：“鲁其亡乎！使童子备官而未之闻耶！”

居，吾语汝。昔圣王之处民也，择瘠土而处之，劳其民而用之，故长王天下。夫民劳则思，思则善心生，逸则淫，淫则忘善，忘善则恶心生。沃土之民不材，淫也。瘠土之民向义，劳也。是故天子大采朝日，与三公九卿组织地德。日中考政，与百官之政事，使师尹维旅牧宣叙民事。少采夕月，与太史司载纠虔天刑。日入监九御，使洁奉禘郊之粢盛，而后即安。诸侯朝修天子之业令，昼考其国，夕省其典刑，夜儆百工，使无愆淫，而后即安。卿大夫朝考其职，昼讲其庶政，夕序其业，夜庀其家事，而后即安。士朝而受业，昼而讲隶，夕而习复，夜而讨过，无憾，而后即安。自庶人以下，明而动，晦而休，无自以怠。王后亲织玄紵，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纁紵，卿之内子为大带，命妇成祭服，则士之妻加之以朝服，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。社而赋事，烝而献功，男女效绩，否则有辟，古之制也。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，先王之训也。自上以下，谁敢淫心舍力。今我寡也，尔又在下位，朝夕处事，犹恐忘先人之业，况有怠惰，其何以辟！吾冀汝朝夕修，我曰必无废先人，尔今也曰胡不自安。以是承君之官，余惧穆伯之绝嗣也。仲尼闻之曰：“弟子记之，季氏之妇不淫矣！”诗曰：“妇无公事，休其蚕织。”言妇人以织绩为公事者也。休之非礼也。文伯饮南宮敬叔酒，以露堵父为客，羞鳖焉小，堵父怒，相延食鳖，堵父辞曰：“将使鳖长而食之。”遂出。敬姜闻之，怒曰：“吾闻之先子曰：‘祭养尸，飨养上宾。’鳖于人何有，而使夫人怒！”遂逐文伯。五日，鲁大夫辞而复之。君子谓敬姜为慎微。诗曰：“我有旨酒，嘉宾式燕以乐。”言尊宾也。文伯卒，敬姜戒其妾曰：“吾闻之，‘好内，女死之；好外，士死之。’今吾子夭死，吾恶其以好内闻也，二三妇之辱。共祀先祀者，请毋瘠色，毋挥涕，毋陷膺，毋忧容，有降服，毋加服，从礼而静，是昭吾子。仲尼闻之曰：“女知莫如妇，男知莫如夫，公父氏之妇知矣，欲明其子之令德。”诗曰：“君子有谷，贻厥孙子。”此之谓也。敬姜之处丧也，朝哭穆伯，暮哭文伯。仲尼闻之曰：“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，爱而无私，上下有章。”敬姜尝如季氏。康子在朝，与之言，不应，从之，及寝门，不应而入。康子辞于朝，而入见曰：“肥也不得闻命，毋乃罪耶？”敬姜对曰：“子不闻耶？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内朝，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职于外朝，合家事于内朝，寝门之内，妇人治其职焉。上下同之。夫外朝子将业君之官职焉，内朝子将庀季氏之政焉，皆非吾所敢言也。康子尝至敬姜，门而与之言，皆不踰阃。祭悼子，康子与焉，酢不受，彻俎不燕，宗不具不绎，绎不尽饮则退。仲尼谓敬姜别于男女之礼矣。诗曰：“女也不爽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文伯之母，号曰敬姜，通达知礼，德行光明，匡子过失，教以法理，仲尼贤焉，列为慈母。

楚子发母

楚将子发之母也。子发攻秦绝粮，使人请于王，因归问其母。母问使者曰：“士卒得无恙乎？”对曰：“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。”又问：“将军得无恙乎？”对曰：“将军朝夕刍豢黍粱。”子发破秦而归，其母闭门而不内。使人数之曰：“子不闻越王句践之伐吴耶？客有献醇酒一器者，王使人注江之上流，使士卒饮其下流，味不及加美，而士卒战自五也。异日有献一囊糗糒者，王又以赐军士，分而食之，甘不踰嗑，而战自十也。今子为将，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，子独朝夕刍豢黍粱，何也？诗不云乎：‘好乐无荒，良士休休。’言不失和也。夫使人入于死地，而自康乐于其上，虽有以得胜，非其术也。子非吾子也，无入吾门。”子发于是谢其母，然后内之。君子谓子发母能以教诲。诗云：“教诲尔子，式谷似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子发之母，刺子骄泰，将军稻粱，士卒菽粒，责以无礼，不得人力，君子嘉焉，编于母德。

#### 邹孟轲母

邹孟轲之母也。号孟母。其舍近墓。孟子之少也，嬉游为墓间之事，踴跃筑埋。孟母曰：“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。”乃去舍市傍。其嬉戏为贾人衒卖之事。孟母又曰：“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。”复徙舍学宫之傍。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。孟母曰：“真可以居吾子矣。”遂居之。及孟子长，学六艺，卒成大儒之名。君子谓孟母善以渐化。诗云：“彼姝者子，何以予之？”此之谓也。孟子之少也，既学而归，孟母方绩，问曰：“学何所至矣？”孟子曰：“自若也。”孟母以刀断其织。孟子惧而问其故，孟母曰：“子之废学，若吾断斯织也。夫君子学以立名，问则广知，是以居则安宁，动则远害。今而废之，是不免于厮役，而无以离于祸患也。何以异于织绩而食，中道废而不为，宁能衣其夫子，而长不乏粮食哉！”

女则废其所食，男则堕于修德，不为窃盗，则为虏役矣。”孟子惧，旦夕勤学不息，师事子思，遂成天下之名儒。君子谓孟母知为人母之道矣。诗云：“彼姝者子，何以告之？”此之谓也。孟子既娶，将入私室，其妇袒而在内，孟子不悦，遂去不入。妇辞孟母而求去，曰：“妾闻夫妇之道，私室不与焉。今者妾窃堕在室，而夫子见妾，勃然不悦，是客妾也。妇人之义，盖不客宿。请归父母。于是孟母召孟子而谓之曰：“夫礼，将入门，问孰存，所以致敬也。将上堂，声必扬，所以戒人也。将入户，视必下，恐见人过也。今子不察于礼，而责礼于人，不亦远乎！”孟子谢，遂留其妇。君子谓孟母知礼，而明于姑母之道。孟子处齐，而有忧色。孟母见之曰：“子若有忧色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不敏。”异日闲居，拥楹而叹。孟母见之曰：“乡见子有忧色，曰不也，今拥楹而叹，何也？”孟子对曰：“轲闻之：君子称身而就位，不为苟得而受赏，不贪荣禄。诸侯不听，则不达其上。听而不用，则不践其朝。”今道不用于齐，愿行而母老，是以忧也。”孟母曰：“夫妇人之礼，精五饭，酒浆，养舅姑，缝衣裳而已矣。故有闺内之修，而无境外之志。易曰：‘在中馈，攸遂。’诗曰：‘无非无仪，惟酒食是议。’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，而有三从之道也。故年少则从乎父母，出嫁则从乎夫，夫死则从乎子，礼也。今子成人也，而我老矣。子行乎子义，吾行乎吾礼。”君子谓孟母知妇道。诗云：“载色载笑，匪怒匪教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孟子之母，教化列分，处子择艺，使从大伦，子学不进，断机示焉，子遂成德，为当世冠。

#### 鲁之母师

母师者，鲁九子之寡母也。腊日休作者，岁祀礼事毕，悉召诸子，谓曰：“妇人之义，非有大故，不出夫家。然吾父母家多幼稚，岁时礼不理。吾从汝谒往监之。”诸子皆顿首许诺。又召诸妇曰：“妇人有三从之义，而无专制之行。少系于父母，长系于夫，老系于子。”

今诸子许我归视私家，虽踰正礼，愿与少子俱，以备妇人出入之制。诸妇其慎房户之守，吾夕而反。”于是使少子仆，归辨家事。天阴还失早，至闾外而止，夕而入。鲁大夫从台上见而怪之。使人闲视其居处，礼节甚修，家事甚理。使者还以状对。于是大夫召母而问之曰：“一日从北方来，至闾而止，良久，夕乃入。吾不知其故，甚怪之，是以问也。”母对曰：“妾不幸，早失夫，独与九子居。腊日，礼毕事间，从诸子谒归视私家。与诸妇孺子期，夕而反。妾恐其醕醑醉饱，人情所有也。妾反太早，不敢复返，故止闾外，期尽而入。大夫美之，言于穆公，赐母尊号曰母师。使朝谒夫人，夫人诸姬皆师之。君子谓母师能以身教。夫礼，妇人未嫁，则以父母为天；既嫁，则以夫为天。其丧父母，则降服一等，无二天之义也。诗云：“出宿于济，饮饯于祢，女子有行，远父母兄弟。”颂曰：九子之母，诚知礼经，谒归还反，不捨人情，德行既备，卒蒙其荣，鲁君贤之，号以尊名。

#### 魏芒慈母

魏芒慈母者，魏孟阳氏之女，芒卯之后妻也。有三子。前妻之子有五人，皆不爱慈母。

遇之甚异，犹不爱。慈母乃命其三子，不得与前妻子齐衣服饮食，起居进退甚相远，前妻之子犹不爱。于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当死，慈母忧戚悲哀，带围减尺，朝夕勤劳以救其罪人。

有谓慈母曰：“人不爱母至甚也，何为勤劳忧惧如此？”慈母曰：“如妾亲子，虽不爱妾，犹救其祸而除其害，独于假子而不为，何以异于凡母！其父为其孤也，而使妾为其继母。继母如母，为人母而不能爱其子，可谓慈乎！亲其亲而偏其假，可谓义乎！不慈且无义，何以立于世！彼虽不爱，妾安可以忘义乎！”遂讼之。魏安厘王闻之，高其义曰：“慈母如此，可不救其子乎！”乃赦其子，复其家。自此五子亲附慈母，雍雍若一。慈母以礼义之渐，率导八子，咸为魏大夫卿士，各成于礼义。君子谓慈母一心。诗云：“尸鸠在桑，其子七兮，淑人君子，其仪一兮，其仪一兮，心如结兮。”言心之均一也。尸鸠以一心养七子，君子以一仪养万物。一心可以事百君，百心不可以事一君。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芒卯之妻，五子后母，慈惠仁义，扶养假子，虽不吾爱，拳拳若亲，继母若斯，亦诚可尊。

#### 齐田稷母

齐田稷子之母也。田稷子相齐，受下吏之货金百镒，以遗其母。母曰：“子为相三年矣，禄未尝多若此也，岂修士大夫之费哉！安所得此？”对曰：“诚受之于下。”其母曰：“吾闻士修身洁行，不为苟得。竭情尽实，不行诈伪。非义之事，不计于心。非理之利，不入于家。言行若一，情貌相副。今君设官以待子，厚禄以奉子，言行则可以报君。夫为人臣而事其君，犹为人子而事其父也。尽力竭能，忠信不欺，务在效忠，必死奉命，廉洁公正，故遂而无患。今子反是，远忠矣。夫为人臣不忠，是为人子不孝也。不义之财，非吾有也。”

不孝之子，非吾子也。子起。”田稷子惭而出，反其金，自归罪于宣王，

请就诛焉。宣王闻之，大赏其母之义，遂舍稷子之罪，复其相位，而以公金赐母。君子谓，稷母廉而有化。诗曰：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飧兮。”无功而食禄，不为也，况于受金乎！

颂曰：田稷之母，廉洁正直，责子受金，以为不德，忠孝之事，尽财竭力，君子受禄，终不素食。

## 卷之二 贤明传

### 周宣姜后

周宣姜后者，齐侯之女也。贤而有德，事非礼不言，行非礼不动。宣王尝早卧晏起，后夫人不出房。姜后脱簪珥，待罪于永巷，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：“妾不才，妾之淫心见矣，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，以见君王乐色而忘德也。夫苟乐色，必好奢穷欲，乱之所兴也。原乱之兴，从婢子起。敢请婢子之罪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不德，实自生过，非夫人之罪也。”遂复姜后而勤于政事。早朝晏退，卒成中兴之名。君子谓，姜后善于威仪而有德行。夫礼，后夫人御于君，以烛进。至于君所，灭烛，适房中，脱朝服，衣褻服，然后进御于君。鸡鸣，乐师击鼓以告旦，后夫人鸣佩而去。诗曰：“威仪抑抑，德音秩秩。”又曰：“隰桑有阿，其叶有幽，既见君子，德音孔胶。”夫妇人以色亲，以德固。姜氏之德行可谓孔胶也。

颂曰：嘉兹姜后，厥德孔贤，由礼动作，匡配周宣，引过推让，宣王悟焉，夙夜崇道，为中兴君。

### 齐桓卫姬

卫姬者，卫侯之女，齐桓公之夫人也。桓公好淫乐，卫姬为之不听郑卫之音。桓公用管仲宁戚，行霸道，诸侯皆朝，而卫独不至。桓公与管仲谋伐卫。罢朝入闺，卫姬望见桓公，脱簪珥，解环佩，下堂再拜，曰：“愿请卫之罪。”桓公曰：“吾与卫无故，姬何请耶？”对曰：“妾闻之：人君有三色，显然喜乐容貌淫乐者，钟鼓酒食之色。寂然清静意气沉抑者，丧祸之色。忿然充满手足矜动者，攻伐之色。今妾望君举趾高，色厉音扬，意在卫也，是以请也。”桓公许诺。明日临朝，管仲趋进曰：“君之莅朝也，恭而气下，言则徐，无伐国之志，是释卫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乃立卫姬为夫人，号管仲为仲父。曰：“夫人治内，管仲治外。寡人虽愚，足以立于世矣。”君子谓卫姬信而有行。诗曰：“展如之人兮，邦之媛也。”颂曰：齐桓卫姬，忠款诚信，公好淫乐，姬为修身，望色请罪，桓公加焉，厥使治内，立为夫人。

### 晋文齐姜

齐姜，齐桓公之宗女，晋文公之夫人也。初文公父献公，纳骊姬，谮杀太子申生。文公号公子重耳，与舅犯奔狄。适齐，齐桓公以宗女妻之，遇之甚善，有马二十乘，将死于齐，曰：“人生安乐而已，谁知其它。”子犯知文公之安齐也，欲行而患之，与从者谋于桑下，蚕妾在焉。妾告姜氏，姜杀之，而言于公子曰：“从者将以子行，闻者吾已除之矣。公子必从，不可以贰，贰无成命。自子去晋，晋无宁岁。天未亡晋，有晋国者，非子而谁，子其勉之！上帝临子，贰必有咎。”公子曰：“吾不动，必死于此矣。”姜曰：“不

可。周诗曰：‘莘莘征夫，每怀靡及。’夙夜征行，犹恐无及，况欲怀安，将何及矣！人不求及，其能及乎！乱不长世，公子必有晋。”公子不听。姜与舅犯谋，醉，载之以行，酒醒，公子以戈逐舅犯曰：“若事有济则可，无所济，吾食舅氏之肉岂有贖哉！”遂行，过曹宋郑楚而入秦。

秦穆公乃以兵内之于晋，晋人杀怀公而立公子重耳，是为文公。迎齐姜以为夫人。遂霸天下，为诸侯盟主。君子谓齐姜洁而不渎，能育君子于善。诗曰：“彼美孟姜，可与寤言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齐姜公正，言行不怠，劝勉晋文，反国无疑，公子不听，姜与犯谋，醉而载之，卒成霸基。

#### 秦穆公姬

穆姬者，秦穆公之夫人，晋献公之女，太子申生之同母姊，与惠公异母。贤而有义。献公杀太子申生，逐群公子。惠公号公子夷吾，奔梁。及献公卒，得因秦立。始即位，穆姬使纳群公子曰：“公族者，君之根本。”惠公不用，又背秦赂。晋饥，请粟于秦，秦与之。秦饥，请粟于晋，晋不与。秦遂兴兵与晋战，获晋君以归。秦穆公曰：“埽除先人之庙，寡人将以晋君见。”穆姬闻之，乃与太子瑩、公子宏，与女简璧，衰经履薪以迎。且告穆公曰：“上天降灾，使两君匪以玉帛相见，乃以兴戎。婢子娣姒，不能相教，以辱君命。晋君朝以入，婢子夕以死。惟君其图之。”公惧，乃舍诸灵台。大夫请以入，公曰：“获晋君以功归，今以丧归，将焉用！遂改馆晋君，馈以七牢而遣之。穆姬死，穆姬之弟重耳入秦，秦送之晋，是为晋文公。太子瑩思母之恩，而送其舅氏也，作诗曰：“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阳，何以赠之？路车乘黄。”君子曰：“慈母生孝子。”诗云：“敬慎威仪，维民之则。”穆姬之谓也。

颂曰：秦穆夫人，晋惠之姊。秦执晋君，夫人流涕，痛不能救，乃将赴死，穆公义之，遂释其弟。

#### 楚庄樊姬

樊姬，楚庄王之夫人也。庄王即位，好狩猎。樊姬谏不止，乃不食禽兽之肉，王改过，勤于政事。王尝听朝罢晏，姬下殿迎曰：“何罢晏也，得无饥倦乎？”王曰：“与贤者语，不知饥倦也。”姬曰：“王之所谓贤者何也？”曰：“虞丘子也。”姬掩口而笑，王曰：“姬之所笑何也？”曰：“虞丘子贤则贤矣，未忠也。”王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妾执巾栉十一年，遣人之郑卫，求美人进于王。今贤于妾者二人，同列者七人。妾岂不欲擅王之爱宠哉！妾闻‘堂上兼女，所以观人能也。’妾不能以私蔽公，欲王多见知人能也。今虞丘子相楚十余年，所荐非子弟，则族昆弟，未闻进贤退不肖，是蔽君而塞贤路。知贤不进，是不忠；不知其贤，是不智也。妾之所笑，不亦可乎！”王悦。明日，王以姬言告虞丘子，丘子避席，不知所对。于是避舍，使人迎孙叔敖而进之，王以为令尹。治楚三年，而庄王以霸。楚史书曰：“庄王之霸，樊姬之力也。”诗曰：“大夫夙退，无使君劳。”其君者，谓女君也。又曰：“温恭朝夕，执事有恪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樊姬谦让，靡有嫉妒，荐进美人，与己同处，非刺虞丘，蔽贤之路，楚庄用焉，功业遂伯。

#### 周南之妻

周南之妻者，周南大夫之妻也。大夫受命，平治水土。过时不来，妻恐其懈于王事，盖与其邻人陈素所与大夫言：“国家多难，惟勉强之，无有

谴怒，遗父母忧。昔舜耕于历山，渔于雷泽，陶于河滨。非舜之事，而舜为之者，为养父母也。家贫亲老，不择官而仕。亲操井臼，不择妻而娶。故父母在，当与时小同，无亏大义，不罹患害而已。夫凤凰不离于蔚罗，麒麟不入于陷，蛟龙不及于枯泽。鸟兽之智，犹知避害，而况于人乎！生于乱世，不得道理，而迫于暴虐，不得行义，然而仕者，为父母在故也。乃作诗曰：‘鲋鱼赧尾，王室如毁，虽则如毁，父母孔迩。’盖不得已也。”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。

颂曰：周大夫妻，夫出治土，维戒无怠，勉为父母，凡事远周，之在，作诗鲋鱼，以敕君子。

#### 宋鲍女宗

女宗者，宋鲍苏之妻也。养姑甚谨。鲍苏仕卫三年，而娶外妻，女宗养姑愈敬。因往来者请问其夫，赂遗外妻甚厚。女宗媿谓曰：“可以去矣。”女宗曰：“何故？”媿曰：“夫人既有所好，子何留乎？”女宗曰：“妇人一醮不改，夫死不嫁，执麻枲，治丝，织纴组紃，以供衣服，以事夫室，澹漠酒醴，羞馈食以事舅姑。以专一为贞，以善从为顺。贞顺，妇人之至行也。岂以专夫室之爱为善哉！若其以淫意为心，而扼夫室之好，吾未知其善也。”

夫礼，天子十二，诸侯九，卿大夫三，士二。今吾夫诚士也。有二，不亦宜乎！且妇人有七见去。夫无一去义。七去之道，妒正为首。淫僻窃盗，长舌骄侮，无子恶病，皆在其后。吾媿不教吾以居室之礼，而反欲使吾为见弃之行，将安所用此！”遂不听，事姑愈谨。宋公闻之，表其闾，号曰女宗。君子谓女宗谦而知礼。诗云：“令仪令色，小心翼翼，故训是式，威仪是力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宋鲍女宗，好礼知理。夫有外妻，不为变己。称引妇道，不听其媿。宋公贤之，表其闾里。

#### 晋赵衰妻

晋赵衰妻者，晋文公之女也。号赵姬。初文公为公子时，与赵衰奔狄。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于公子，公以叔隗妻赵衰，生盾。及反国，文公以其女赵姬妻赵衰。生原、同、屏、括、楼、婴。赵姬请迎盾与其母而纳之，赵衰辞而不敢。姬曰：“不可。夫得宠而忘旧，舍义。好新而嫚故，无恩。与人勤于隘厄，富贵而不顾，无礼。君弃此三者，何以使人！虽妾亦无以侍执巾栉。诗不云：‘乎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，德音莫违，及尔同死。’与人同寒苦，虽有小过，犹与之同死而不去，况于安新忘旧乎！又曰：‘燕尔新婚，不我屑以。’盖伤之也。君其逆之，无以新废旧。”赵衰许诺，乃逆叔隗与盾来。姬以盾为贤，请立为嫡子，使三子下之。以叔隗为内妇，姬亲下之。及盾为正卿，思赵姬之让恩，请以姬之中子屏、括为公族大夫。曰：“君，姬氏之爱子也。微君姬氏，则臣狄人也，何以至此！”成公许之。屏、括遂以其族为公族大夫。君子谓赵姬恭而有让。诗曰：“温温恭人，维德之基。”赵姬之谓也。

颂曰：赵衰姬氏，制行分明，身虽尊贵，不妒偏房，躬事叔隗，子盾为嗣，君子美之，厥行孔备。

#### 陶荅子妻

陶大夫荅子之妻也。荅子治陶三年，名誉不兴，家富三倍。其妻数谏不用。居五年，从车百乘归休。宗人击牛而贺之，其妻独抱儿而泣。姑怒曰：“何其不祥也！”妇曰：“夫子能薄而官大，是谓婴害。无功而家昌，是谓积

殃。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国也，家贫国富，君敬民戴，故福结于子孙，名垂于后世。今夫子不然。贪富务大，不顾后害。妾闻南山有玄豹，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，何也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。故藏而远害。犬彘不择食以肥其身，坐而须死耳。今夫子治陶，家富国贫，君不敬，民不戴，败亡之征见矣。愿与少子俱脱。”姑怒，遂弃之。处期年，荅子之家果以盗诛。唯其母老以免，妇乃与少子归养姑，终卒天年。君子谓荅子妻能以义易利，虽违礼求去，终以全身复礼，可谓远识矣。诗曰：“百尔所思，不如我所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荅子治陶，家富三倍，妻谏不听，知其不改，独泣姑怒，送厥母家，荅子逢祸，复归养姑。

#### 柳下惠妻

鲁大夫柳下惠之妻也。柳下惠处鲁，三黜而不去，忧民救乱。妻曰：“无乃渎乎！君子有二耻。国无道而贵，耻也；国有道而贱，耻也。今当乱世，三黜而不去，亦近耻也。”柳下惠曰：“油油之民，将陷于害，吾能已乎！且彼为彼，我为我，彼虽裸裎，安能污我！”油油然与之处，仕于下位。柳下既死，门人将谯之。妻曰：“将谯夫子之德耶，则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。”乃谯曰：“夫子之不伐兮，夫子之不竭兮，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，屈柔从俗，不强察兮，蒙耻救民，德弥大兮，虽遇三黜，终不蔽兮，恺悌君子，永能厉兮，嗟乎惜哉，乃下世兮，庶几遐年，今遂逝兮，呜呼哀哉，魂神泄兮，夫子之谥，宜为惠兮。”门人从之以为谥，莫能窜一字。君子谓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。诗曰：“人知其一，莫知其它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下惠之妻，贤明有文，柳下既死，门人必存，将谯下惠，妻为之辞，陈列其文，莫能易之。

#### 鲁黔娄妻

鲁黔娄先生之妻也。先生死，曾子与门人往吊之。其妻出户，曾子吊之。上堂，见先生之尸在牖下，枕塹席稿，缊袍不表，覆以布被，首足不尽敛。覆头则足见，覆足则头见。曾子曰：“邪引其被，则敛矣。”妻曰：“邪而有余，不如正而不足也。先生以不邪之故，能至于此。生时不邪，死而邪之，非先生意也。”曾子不能应遂哭之曰：“嗟乎，先生之终也！何以为谥？”其妻曰：“以康为谥。”曾子曰：“先生在时，食不充虚，衣不盖形。死则手足不敛，旁无酒肉。生不得其美，死不得其荣，何乐于此而谥为康乎？”其妻曰：“昔先生君尝欲授之政，以为国相，辞而不为，是有多余贵也。君尝赐之粟三十钟，先生辞而不受，是有多余富也。彼先生者，甘天下之淡味，安天下之卑位。不戚戚于贫贱，不忻忻于富贵。求仁而得仁，求义而得义。其谥为康，不亦宜乎！曾子曰：“唯斯人也而有斯妇。”君子谓黔娄妻为乐贫行道。诗曰：“彼美淑姬，可与寤言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黔娄既死，妻独主丧，曾子吊焉，布衣褐衾，安贱甘淡，不求丰美，尸不揜蔽，犹谥曰康。

#### 齐相御妻

齐相晏子仆御之妻也。号曰命妇。晏子将出，命妇窥其夫为相御，拥大盖，策驷马，意气洋洋，甚自得也。既归，其妻曰：“宜矣子之卑且贱也。”夫曰：“何也？”妻曰：“晏子长不满三尺，身相齐国，名显诸侯。今者吾从门间观其志气，恂恂自下，思念深矣。今子身長八尺，乃为之仆御耳，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，妾是以去也。”其夫谢曰：“请自改何如？”妻曰：“是怀晏子之智，而加以八尺之长也。夫躬仁义，事明主，其名必扬矣。且吾闻

宁荣于义而贱，不虚骄以贵。”于是其夫乃深自责，学道谦逊，常若不足。晏子怪而问其故，具以实对。于是晏子贤其能纳善自改，升诸景公，以为大夫，显其妻以为命妇。君子谓命妇知善。故贤人之所以成者，其道博矣，非特师傅朋友相与切磋也，妃匹亦居多焉。诗曰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言当常向为其善也。

颂曰：齐相御妻，匡夫以道，明言骄恭，恂恂自效，夫改易行，学问靡已，晏子升之，列于君子。

#### 楚接舆妻

楚狂接舆之妻也。接舆躬耕以为食，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镒、车二驷，往聘迎之，曰：“王愿请先生治淮南。”接舆笑而不应，使者遂不得与语而去。妻从市来，曰：“先生以而为义，岂将老而遗之哉！门外车迹，何其深也？”接舆曰：“王不知吾不肖也，欲使我治淮南，遣使者持金驷来聘。”其妻曰：“得无许之乎？”接舆曰：“夫富贵者，人之所欲也，子何恶，我许之矣。”妻曰：“义士非礼不动，不为贫而易操，不为贱而改行。妾事先生，躬耕以为食，亲绩以为衣，食饱衣暖，据义而动，其乐亦自足矣。若受人重禄，乘人坚良，食人肥鲜，而将何以待之！”接舆曰：“吾不许也。”妻曰：“君使不从，非忠也。从之又违，非义也。不如去之。”夫负釜甑，妻戴纆器，变名易姓而远徙，莫知所之。君子谓接舆妻为乐道而远害，夫安贫贱而不怠于道者，唯至德者能之。诗曰：“肃肃兔置，椽之丁丁。”言不怠于道也。

颂曰：接舆之妻，亦安贫贱，虽欲进仕，见时暴乱，楚聘接舆，妻请避馆，戴纆易姓，终不遭难。

#### 楚老莱妻

楚老莱子之妻也。莱子逃世，耕于蒙山之阳。葭墙蓬室，木床蓍席，衣缁食菽，垦山播种。人或言之楚王曰：“老莱，贤士也。”王欲聘以璧帛，恐不来，楚王驾至老莱之门，老莱方织畚，王曰：“寡人愚陋，独守宗庙，愿先生幸临之。”老莱子曰：“仆山野之人，不足守政。”王复曰：“守国之孤，愿变先生之志。”老莱子曰：“诺。”王去，其妻戴畚菜挟薪樵而来，曰：“何车迹之众也？”老莱子曰：“楚王欲使吾守国之政。”妻曰：“许之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妻曰：“妾闻之：可食以酒肉者，可随以鞭捶。可授以官禄者，可随以鈇钺。今先生食人酒肉，授人官禄，为人所制也。能免于患乎！妾不能为人所制，投其畚菜而去。”老莱子曰：“子还，吾为子更虑。”遂行不顾，至江南而止，曰：“鸟兽之解毛，可绩而衣之。据其遗粒，足以食也。”老莱子乃随其妻而居之。民从而家者一年成落，三年成聚。君子谓老莱妻果于从善。诗曰：“衡门之下，可以栖迟，泌之洋洋，可以疗饥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老莱与妻，逃世山阳，蓬蒿为室，莞葭为盖，楚王聘之，老莱将行，妻曰世乱，乃遂逃亡。

#### 楚于陵妻

楚于陵子终之妻也。楚王闻于陵子终贤，欲以为相，使使者持金百镒，往聘迎之，于陵子终曰：“仆有箕帚之妾，请入与计之。”即入，谓其妻曰：“楚王欲以我为相，遣使者持金来。今日为相，明日结驷连骑，食方丈于前，可乎？”妻曰：“夫子织屨以为食，非与物无治也。左琴右书，乐亦在其中矣。夫结驷连骑，所安不过容膝。食方丈于前，所甘不过一肉。今以容膝之安、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，其可乎！乱世多害，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。”于是子终出谢使者而不许也。遂相与逃，而为人灌园。君子谓于陵妻为有德

行。诗云：“愔愔良人，秩秩德音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于陵处楚，王使聘焉，入与妻谋，惧世乱烦，进往遇害，不若身安，左琴右书，为人灌园。

## 卷之三 仁智传

### 密康公母

密康公之母，姓隗氏。周共王游于泾上，康公从，有三女奔之，其母曰：“必致之王。

夫兽三为群，人三为众，女三为粲。王田不取群，公行下众，王御不参一族。夫粲美之物归汝，而何德以堪之？王犹不堪，况尔小丑乎！”康公不献，王灭密。君子谓密母为能识微。

诗云：“无已大康，职思其忧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密康之母，先识盛衰，非刺康公，受粲不归，公行下众，物满则损，俾献不听，密果灭殒。

### 楚武邓曼

邓曼者，武王之夫人也。王使屈瑕为将，伐罗。屈瑕号莫敖，与群帅悉楚师以行。斗伯比谓其御曰：“莫敖必败。举趾高，心不固矣。”见王曰：“必济师。”王以告夫人邓曼，曰：“大夫非众之谓也，其谓君抚小民以信，训诸司以德，而威莫敖以刑也。莫敖狃于蒲骚之役，将自用也，必小罗。君若不镇抚，其不设备乎！于是王使赖人追之，不及。莫敖令于军中曰：“谏者有刑。”及郟，师次乱济。至罗，罗与卢戎击之，大败，莫敖自经荒谷，群师囚于冶父以待刑。王曰：“孤之罪也。”皆免之。君子谓邓曼为知人。诗云：“曾是莫听，大命以倾。”此之谓也。王伐随且行，告邓曼曰：“余心荡，何也？”邓曼曰：“王德薄而禄厚，施鲜而得多。物盛必衰，日中必移。盈而荡，天之道也。先王知之矣，故临武事，将发大命，而荡王心焉。若师徒毋亏，王薨于行，国之福也。”王遂行，卒于櫛木之下。君子谓邓曼为知天道。易曰：“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，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楚武邓曼，见事所兴，谓瑕军败，知王将薨，识彼天道，盛而必衰，终如其言，君子扬称。

### 许穆夫人

许穆夫人者，卫懿公之女，许穆公之夫人也。初许求之，齐亦求之，懿公将与，许女因其傅母而言曰：“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，所以苞苴玩弄，系援于大国也。言今者许小而远，齐大而近。若今之世，强者为雄。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，维是四方之故，赴告大国，妾在，不犹愈乎！今舍近而就远，离大而附小，一旦有车驰之难，孰可与虑社稷？”卫侯不听，而嫁之于许。其后翟人攻卫，大破之，而许不能救，卫侯遂奔走涉河，而南至楚丘。齐桓往而存之，遂城楚丘以居。卫侯于是悔不用其言。当败之时，许夫人驰驱而吊唁，卫侯因疾之，而作诗云：“载驰载驱，归唁卫侯，驱马悠悠，言至于漕，大夫跋涉，我心则忧，既不我嘉，不能旋反，视尔不臧，我思不远。”君子善其慈惠而远识也。

颂曰：卫女未嫁，谋许与齐，女讽母曰，齐大可依，卫君不听，后果遁逃，许不能救，女作载驰。

#### 曹僖氏妻

曹大夫僖负羁之妻也。晋公子重耳亡，过曹，恭公不礼焉。闻其骈胁，近其舍，伺其将浴，设微薄而观之。负羁之妻言于夫曰：“吾观晋公子，其从者三人皆国相也。以此三人者，皆善戮力以辅人，必得晋国。若得反国，必霸诸侯而讨无礼，曹必为首。若曹有难，子必不免，子胡不早自贰焉？且吾闻之：‘不知其子者，视其父；不知其君者，视其所使。’今其从者皆卿相之仆也，则其君必霸王之主也。若加礼焉，必能报施矣。若有罪焉，必能讨过。子不早图，祸至不久矣。负羁乃遗之壶，加璧其上，公子受反璧。及公子反国，伐曹，乃表负羁之间，令兵士无敢入。士民之扶老携弱而赴其间者，门外成市。君子谓僖氏之妻能远识。诗云：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僖氏之妻，厥智孔白，见晋公子，知其兴作，使夫馈，且以自托，文伐曹国，卒独见释。

#### 孙叔敖母

楚令尹孙叔敖之母也。叔敖为婴儿之时，出游，见两头蛇，杀而埋之。归见其母而泣焉，母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吾闻见两头蛇者死，今者出游见之。”其母曰：“蛇今安在？”对曰：“吾恐他人复见之，杀而埋之矣。”其母曰：“汝不死矣。夫有阴德者，阳报之。德胜不祥，仁除百祸。天之处高而听卑。书不云乎：‘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’尔嘿矣，必兴于楚。”及叔敖长，为令尹。君子谓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。诗云：“母氏圣善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叔敖之母，深知天道，叔敖见蛇，两头岐首，杀而埋之，泣恐不及，母曰阴德，不死必寿。

#### 晋伯宗妻

晋大夫伯宗之妻也。伯宗贤，而好以直辩凌人。每朝，其妻常戒之曰：“盗憎主人，民爱其上。有爱好人者，必有憎妒人者。夫子好直言，枉者恶之，祸必及身矣。”伯宗不听，朝而以喜色归。其妻曰：“子貌有喜色，何也？”伯宗曰：“吾言于朝，诸大夫皆谓我知似阳子。”妻曰：“实谷不华，至言不饰，今阳子华而不实，言而无谋，是以祸及其身，子何喜焉！”伯宗曰：“吾欲饮诸大夫酒，而与之语，尔试听之。”其妻曰：“诺。”于是为大会，与诸大夫饮。既饮，而问妻曰：“何若？”对曰：“诸大夫莫子若也，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，难必及子。子之性固不可易也，且国家多贰，其危可立待也。子何不预结贤大夫，以托州犁焉。”伯宗曰：“诺。”乃得毕羊而交之。及栾无忌之难，三郟害伯宗，谮而杀之。毕羊乃送州犁于荆，遂得免焉。君子谓伯宗之妻知天道。诗云：“多将熇熇，不可救药。”伯宗之谓也。

颂曰：伯宗凌人，妻知且亡，数谏伯宗，厚许毕羊，属以州犁，以免咎殃，伯宗遇祸，州犁奔荆。

#### 卫灵夫人

卫灵公之夫人也。灵公与夫人夜坐，闻车声辘辘，至阙而止，过阙复有声。公问夫人曰：“知此谓谁？”夫人曰：“此必蘧伯玉也。”公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夫人曰：“妾闻：礼下公门式路马，所以广敬也。夫忠臣与孝子，不为昭昭信节，不为冥冥堕行。蘧伯玉，卫之贤大夫也。仁而有智，敬于事上。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废礼，是以知之。”公使视之，果伯玉也。公反之，

以戏夫人曰：“非也。”夫人酌觞再拜贺公，公曰：“子何以贺寡人？”夫人曰：“始妾独以卫为有蘧伯玉尔，今卫复有与之齐者，是君有二贤臣也。国多贤臣，国之福也。妾是以贺。”公惊曰：“善哉！”遂语夫人其实焉。君子谓卫夫人明于知人道。夫可欺而不可罔者，其明智乎！诗云：“我闻其声，不见其人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卫灵夜坐，夫人与存，有车辚辚，中止阙门，夫人知之，必伯玉焉，维知识贤，问之信然。

#### 齐灵仲子

齐灵仲子者，宋侯之女，齐灵公之夫人也。初，灵公娶于鲁声姬，生子光，以为太子。

夫人仲子，与其弟戎子，皆嬖于公。仲子生子牙，戎子请以牙为太子代光，公许之。仲子曰：“不可。夫废常，不祥；闻诸侯之难，失谋。夫光之立也，列于诸侯矣。今无故而废之，是专绌诸侯，而以难犯不祥也。君心悔之。”“在我而已。”仲子曰：“妾非让也，诚祸之萌也。”以死争之，公终不听，遂逐太子光，而立牙为太子，高厚为傅。灵公疾，高厚微迎光。及公薨，崔杼立光而杀高厚。以不用仲子之言，祸至于此。君子谓仲子明于事理。

诗云：“听用我谋，庶无大悔。”仲子之谓也。

颂曰：齐灵仲子，仁智显明，灵公立牙，废姬子光，仲子强谏，弃适不祥，公既不听，果有祸殃。

#### 鲁臧孙母

臧孙母者，鲁大夫臧文仲之母也。文仲将为鲁使至齐，其母送之曰：“汝刻而无恩，好尽人力，穷人以威，鲁国不容子矣，而使子之齐。凡奸将作，必于变动。害子者，其于斯发事乎！汝其戒之。鲁与齐通壁，壁邻之国也。鲁之宠臣多怨汝者，又皆通于齐高子、国子。

是必使齐图鲁而拘汝。留之，难乎其免也。汝必施恩布惠，而后出以求助焉。于是文仲托于三家，厚土大夫而后之齐。齐果拘之，而兴兵欲袭鲁。文仲微使人遗公书，恐得其书，乃谬其辞曰：“斂小器，投诸台。食猎犬，组羊裘。琴之合，甚思之。臧我羊，羊有母。食我以同鱼。冠纓不足，带有余。公及大夫相与议之，莫能知之。人有言：“臧孙母者，世家子也，君何不试召而问焉？”于是召而语之曰：“吾使臧子之齐，今持书来云尔，何也？”臧孙母泣下襟曰：“吾子拘有木治矣。”公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斂小器投诸台者，言取郭外萌，内之于城中也。食猎犬组羊裘者，言趣脍战斗之士而缮甲兵也。琴之合甚思之者，言思妻也。臧我羊羊有母者，告妻善养母也。食我以同鱼同者，其文错。错者，所以治锯。锯者，所以治木也。是有木治系于狱矣。冠纓不足带有余者，头乱不得梳，饥不得食也。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。于是以臧孙母之言军于境上，齐方发兵，将以袭鲁，闻兵在境上，乃还文仲而不伐鲁。君子谓臧孙母识微见远。诗云：“陟彼岵兮，瞻望母兮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臧孙之母，刺子好威，必且遇害，使援所依，既厚三家，果拘于齐，母说其书，子遂得归。

#### 晋羊叔姬

叔姬者，羊舌子之妻也，叔向、叔鱼之母也，一姓杨氏。叔向名肸，叔鱼名鮒。羊舌子好正，不容于晋，去而之三室之邑。三室之邑人相与攘羊而遗之，羊舌子不受。叔姬曰：“夫子居晋不容，去之三室之邑，又不容于

三室之邑，是于夫子不容也，不如受之。”羊舌子受之，曰：“为肸与鮒亨之。”叔姬曰：“不可。南方有鸟名曰干吉，食其子，不择肉，子常不遂。今肸与鮒，童子也。随大夫而化者，不可食以不义之肉，不若埋之，以明不与。”于是乃盛以瓮，埋垆阴。后二年，攘羊之事发，都吏至，羊舌子曰：“吾受之，不敢食也。”发而视之，则其骨存焉。都吏曰：“君子哉，羊舌子！不与攘羊之事矣。”君子谓叔姬为能防患远疑。诗曰：“无曰不显，莫予云覿。”此之谓也。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，夏姬之女，美而有色，叔姬不欲娶其族。叔向曰：“吾母之族，贵而无庶，吾怨舅氏矣。”叔姬曰：“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，而亡一国两卿矣。尔不怨此，而反怨吾族，何也？且吾闻之：有奇福者，必有奇祸。有甚美者，必有甚恶。今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，子貉之妹也。子貉早死无后，而天钟美于是，将必以是大有败也。昔有仍氏生女，发黑而甚美，光可监人，名曰玄妻。乐正夔娶之，生伯封。宥有豕心，贪憚毋期，忿戾毋贖，谓之封豕。有穷后羿灭之，夔是用不祀。且三代之亡，及恭太子之废，皆是物也。汝何以为哉！夫有美物足以移人，苟非德义，则必有祸也。”叔向惧而不敢娶，平公强使娶之，生杨食我，食我号曰伯硕。伯硕生时，侍者谒之叔姬曰：“长似产男。”叔姬往视之，及堂，闻其号也而还，曰：“豺狼之声也。狼子野心，今将灭羊舌氏者，必是子也。”遂不肯见。及长，与祁胜为乱，晋人杀食我，羊舌氏由是遂灭。君子谓叔姬为能推类。诗云：“如彼泉流，无沦胥以败。”此之谓也。叔姬之始生叔鱼也而视之曰：“是虎目而豕喙，鸢肩而牛腹，溪壑可盈，是不可贖也，必以赂死。”遂不见。及叔鱼长，为国赞理。邢侯与雍子争田，雍子入其女于叔鱼以求直，邢侯杀叔鱼与雍子于朝。韩宣子患之。叔向曰：“三奸同罪，请杀其生者而戮其死者。”遂族邢侯氏，而尸叔鱼与雍子于市。叔鱼卒以贪死，叔姬可谓智矣。诗云：“贪人败类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叔向之母，察于情性，推人之生，以穷其命，叔鱼食我，皆贪不正，必以货死，果卒分争。

#### 晋范氏母

晋范氏母者，范献子之妻也。其三子游于赵氏。赵简子乘马园中，园中多株，问三子曰：“柰何？”长者曰：“明君不问不为，乱君不问而为。”中者曰：“爱马足则无爱民力，爱民力则无爱马足。”少者曰：“可以三德使民。设令伐株于山将有马为也，已而开圉示之株。夫山远而圉近，是民一悦矣。夫险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，民二悦矣。既毕而贱卖民，三悦矣。”简子从之，民果三悦。少子伐其谋，归以告母。母喟然叹曰：“终灭范氏者必是子也。夫伐功施劳，鲜能布仁。乘伪行诈，莫能久长。”其后智伯灭范氏。君子谓范氏母为知难本。诗曰：“忝尔祖，式救尔讹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范氏之母，贵德尚信，小子三德，以诈与民，知其必灭，鲜能有仁，后果逢祸，身死国分。

#### 鲁公乘嬖

鲁公乘嬖者，鲁公乘子皮之嬖也。其族人死，嬖哭之甚悲。子皮止嬖曰：“安之，吾今嫁姊矣。”已过时，子皮不复言也。鲁君欲以子皮为相，子皮问嬖曰：“鲁君欲以我为相，为之乎？”嬖曰：“勿为也。”子皮曰：“何也？”嬖曰：“夫临丧而言嫁，一何不习礼也！后过时而不言，一何不达人也！子内不习礼，而外不达人，子不可以为相。”子皮曰：“嬖欲嫁，何不早言？”嬖曰：“妇人之事，唱而后和。吾岂以欲嫁之故数子乎！子诚不

习于礼，不达于人事。以此相一国，据大众，何以理之！譬犹揜目而别黑白也。揜目而别黑白，犹无患也。不达人事而相国，非有天咎，必有人祸。子其勿为也。”子皮不听，卒受为相。居未期年，果诛而死。君子谓，公乘妣缘事而知弟之遇祸也，可谓智矣。待礼然后动，不苟触情可谓贞矣。诗云：“蔞兮蔞兮，风其吹汝，叔兮伯兮，唱予和汝。”又曰：“百尔所思，不如我所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子皮之姊，缘事分理，子皮相鲁，知其祸起，姊谏子皮，殆不如止，子皮不听，卒为宗耻。

#### 鲁漆室女

漆室女者，鲁漆室邑之女也。过时未适人。当穆公时，君老，太子幼。女倚柱而嘯，旁人闻之，莫不为之惨者。其邻人妇从之游，谓曰：“何嘯之悲也？子欲嫁耶？吾为子求偶。”漆室女曰：“嗟乎！始吾以子为有知，今无识也。吾岂为不嫁不乐而悲哉！吾忧鲁君老，太子幼。”邻妇笑曰：“此乃鲁大夫之忧，妇人何与焉！”漆室女曰：“不然，非子所知也。昔晋客舍吾家，系马园中。马佚驰走，践吾葵，使我终岁不食葵。邻人女奔随人亡，其家倩吾兄行追之。逢霖水出，溺流而死。令吾终身无兄。吾闻河润九里，渐洳三百步。今鲁君老悖，太子少愚，愚伪日起。夫鲁国有患者，君臣父子皆被其辱，祸及众庶，妇人独安所避乎！吾甚忧之。子乃曰妇人无与者，何哉！”邻妇谢曰：“子之所虑，非妾所及。”三年，鲁果乱，齐楚攻之，鲁连有寇。男子战斗，妇人转输不得休息。君子曰：“远矣漆室女之思也！”诗云：“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颂曰：漆室之女，计虑甚妙，维鲁且乱，倚柱而嘯，君老嗣幼，愚悖奸生，鲁果扰乱，齐伐其城。

#### 魏曲沃负

曲沃负者，魏大夫如耳母也。秦立魏公子政为魏太子，魏哀王使使者为太子纳妃而美，王将自纳焉。曲沃负谓其子如耳曰：“王乱于无别，汝胡不匡之？方今战国强者为雄，义者显焉。今魏不能强，王又无义，何以持国乎！王中人也，不知其为祸耳。汝不言，则魏必有祸矣。有祸，必及吾家。汝言以尽忠，忠以除祸，不可失也。”如耳未遇闲，会使于齐，负因款王门而上书曰：“曲沃之老妇也，心有所怀，愿以闻于王。”王召入。负曰：“妾闻男女之别，国之大节也。妇人脆于志，窳于心，不可以邪开也。是故必十五而笄，二十而嫁，早成其号谥，所以就之也。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，所以开善遏淫也。节成，然后许嫁，亲迎，然后随从，贞女之义也。今大王为太子求妃，而自纳之于后宫，此毁贞女之行而乱男女之别也。自古圣王必正妃匹妃。匹正则兴，不正则乱。夏之兴也以涂山，亡也以末喜。殷之兴也以有，亡也以妲己。周之兴以太姒，亡也以褒姒。周之康王夫人，晏出朝关雎预见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。夫雉鸣之鸟，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。夫男女之盛，合之以礼，则父子生焉，君臣成焉，故为万物始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三者，天下之大纲纪也。三者治则治，乱则乱。今大王乱人道之始，弃纲纪之务。敌国五六，南有从楚，西有横秦，而魏国居其间，可谓仅存矣。王不忧此而从乱无别，父子同女妾，恐大王之国政危矣。”王曰：“然，寡人不知也。”遂与太子妃，而赐负粟三十钟，如耳还而爵之。王勤行自修，劳来国家，而齐楚强秦不敢加兵焉。君子谓魏负知礼。诗云：“敬之敬之，天维显思。”此之谓也。